

18岁当兵离家独立谋生,10来人同住一个大房间,100多人同吃一个大锅饭,不是馒头,就是蒜头,简单划一,寡淡无味。虽然插队落户生活更艰辛,但很羡慕插队插姐的集体生活,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男女搭伴,虽苦犹甜。而在部队,尤其是基层中队,都是清一色的光头,阴阳失调,且都是年轻力壮、生猛阳刚的汉子,精力充沛却无处发泄。业余时间,白天打球,晚上下棋,周末就去找老乡聊天,每周末晚上放映一场露天电影,是最受欢迎的节目,这些就是大兵的娱乐总汇。

部队战士最盼望的就是过大年,因为一到过年可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可以熬夜打牌,找老乡聊天。中队平时作息制度甚严,到营房内的小店里去买个牙膏肥皂也要请销假。晚上9点吹预备哨,必须回到寝室洗漱,9点半吹熄灯哨后统一关灯就寝。在中队过的第一个除夕夜至今记忆犹新。

北方的冬天特别寒冷,机场在大山深处,山谷里的风犹如利刃,刺得脸生疼。冬天为了取暖,每个房间装一个取暖炉,铁制的炉烧煤,烟雾通过铁管排出窗外。白天铁炉烧开水,滋润干燥;晚上铁炉烘鞋垫,臭气熏天。

除夕这天上午,中队安排统一打扫卫生,大家争先恐后,将房间的笤帚、扫帚打扫得干干净净,窗口擦得窗明几净。下午,为了满足100多号大兵能吃上水饺,司务长决定将肉馅和面粉分发到每个机组,大家一起兴致勃勃地取来面粉和肉馅,有的和



悦读时光(剪纸) 李建国

常常会看着镜中穿着警服的自己,圆圆的脸蛋一身稚气,回头看看警校时带给自己的回忆,印象最深的莫过于3000米的体能训练,负重30斤的装备跑步,50米的游泳测试等等,想想当时经历的苦涩,却让自己在毕业后养成了坚持锻炼的爱好。入警后,我常常观察着和自己同批的同事们,尤其是男生,因为忙于工作,加班夜宵多,又不节制饮食,一二年后,当年清秀的少年一个个都变得脑满肠肥,臃肿的身材似乎在和他们疲惫的身躯叫板。村上春树说肉体是每个人的神殿,不管里面供奉的是什么,都应该好好保持它的强韧、美丽和清洁。深以为然。

选择坚持运动的初衷是想

健康

这时开始大块吃肉,大碗喝酒;互相碰碗,一饮而尽。那时年轻,一大碗葡萄酒灌下去,脸不红,头不晕。须臾,水饺煮好了,大家争先恐后地用大瓷碗舀水饺,每人都可以吃到两大碗,北方兵更能吃。今晚可以喝醉,可以熬夜,酒足饭后,大家各自去找老乡侃大山。

我喜欢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看书,房间里空荡荡的特别清静,吹响熄灯哨时,我取出脸盆来到篮球场角落的水池边洗漱,隐约听到从远处飘来《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虽断断续续,却似天籁之音。那时听惯了激越雄壮的军歌,突然听到王玉珍那如此清纯的嗓音,如此抒情的歌曲,犹如一股清泉流入心田。

我匆匆回到寝室,不顾朔风呼啸,大雪飞扬,披上军大衣,冲出门外,迎着飞雪走向师部礼堂附近的电线杆,围住大喇叭沉浸在流水般的甜美歌声中。

一棵树长在城里,可是它自己愿意如此?

在人行道边上,站立成屏障或者提供绿荫;在车道中间,站立成分割线并吸收尾气;又或者生在小区里,站立成一处门面的点缀。在城里生活,首先得让自己有用处。即便是做一棵树,也首先要能做什么,才能在这立足。但当夜晚来临,当道路上的行人消失,当整条马路安静下来,当小区里所有的灯光熄灭,人们沉入睡眠。这些树,会不会也做它们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自然之力的证明,不是为了对谁有用,或者对谁有益。又或者,这些树梦回幼年居住的田野,一抬头,就看见一望无际的天空和漫天的繁星——但在城里,这些风啊云啊,却都成了稀罕的东西。风要艰难地从楼宇和楼宇中挤出身子来。天空呢,也总是被大厦的天际线分割成一小块一小块。星星呢,更是几乎看不见了。

这些树长大了,就被连根卖到城里。若栽下来,能活下来,就要一生待在这里。抽条就是要开花,就是有飞絮,就是要茂盛,那又奈何呢? 公园里的银杏结果了,有人持竿去打,就有人骂那打白果的不文明。街边的桂花开花,有人铺了布头在树下收花蕊,就有人骂那去收的没素质。但若那些草木有本心,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人类来触碰呢? 树被攀爬采摘固然会受伤,但毕竟只有被采摘的时候,这些树才又恢复了树的本性,它们本来是和生物互动着存在在这地球上。只有被其他

奔跑吧,女警

曹怡蕾 没有吧。工作了,看着朋友圈常常会羡慕那些一跑5-6公里的,他们也不见得多累,似乎也和跑1-2公里的差不多。渐渐的,我才发现不同于冲刺的爆发力快跑,其实慢跑是一种体能的消耗,精神的锻炼,当你过了那个坎的时候,除非超过你的极限,否则慢跑将随着那个惯性一直继续下去。有那么些时候会很停下来,但我试着去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看看路边的行人,而脚步却会不知不觉地继续前行,慢慢地累的感觉也就消失了。都说运动是唯一一做了却不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许多益处

和妈妈说,拖累你们了。三年后,外公走了,一呼一叹间,我们永远失去了他,他什么话也没有留下。我当时参加大一军训,接到妈妈电话赶紧赶回去已经晚了,归途心里悲痛难抑。当殡仪馆的车把他接走,我一边哭一边追,和他作最后的告别。

也许,在这个处处讲利益谈回报、万物皆流变的世俗世界里,没有什么东西是能真正永恒的。唯独家人,他们无条件地付出自己的爱,他

别让家人等太久

张胤 们的感情很难用任何等价东西去衡量。前阵子我睡眠质量很差,总休息不好,一点点声响都会被惊醒。大冬天夜里,我刚准备上厕所,看到爸爸光着脚没穿鞋从厕所出来,动作十分小心翼翼。这一幕,瞬间掀翻了我内心的酸楚和唏嘘,忍不住在心底发问,天下的父母是不是都这么傻? 还有一次,和妈妈闲聊时知道,她竟还珍藏我第一次做家教师时给她的六十块钱,而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父母的爱就是如此,一边期待,一边等待;我们一边享受,却一边嫌

生物需要的时候,才是树作为植物的生命力和生育力再次被看到的时候。它们不再仅仅是作为这城里只供观赏的摆设般的存在。

山里的一棵树,到了年纪死了也就死了,但在城里,百年古树名木都要被圈出来受到精心呵护。有时路过一群树,枝丫上一律挂着输液瓶,如急诊室的病人一样静静等待点滴进入身体,也是怪有意思的场景。这是留在城里的待遇。

但有一天,我路过街心一角,花坛里的树整整齐齐按照某种情景主题被组合陈列。工人们围绕布着置标牌或者在树上挂上彩灯。而就在这花坛的对面,正对着一处已经被拆除但还未动工新建的房屋废墟。废墟虽然被围墙围住,但里面不知何时长出了一棵树,一棵不属于任何人或者单位的树。一枝青翠的枝条伸出墙外。

那是注定不久后要被夷为平地的废墟,野生的树争分夺秒般在废墟里的开枝散叶终究会是一场枉然。但在被碾压成渣粉之前,它是全然自由,全然的不服。如一种命运望着另一种命运那样,它望着街心花坛里正被人打扮的树。

七夕会

都在潜移默化中存在,往往不易被发现而被大多数忽略。常年办案又或者在办公室久坐的民警们因为缺少锻炼引起各种各样的颈椎、脊柱、肩胛等痛苦,正确的跑步姿势要求背部挺直放松,长期坚持会对颈椎及肩部不适有很大的改善。坚持运动每天有1小时左右时间眼睛直视远方,对眼睛也是很好的放松休息。毋庸置疑,跑步已然从老年人的专利变成了相当有腔调的时尚运动。近年来,国内马拉松赛事持续井喷,这些赛事往往会遭遇报名靠抢的幸福烦恼,除了运动赛事中普通人的矫健身姿映入眼帘,大街小巷戴着耳机、沉默慢跑的身影也开始密集出现。

弃着,长大后的我们,羽翼渐渐丰满,迫切想要从父母的身边跑开,以各种各样借口要逃离他们和那个家。有时候拼命工作,总是骗自己说是为了给予在乎的人更好的物质生活,就算很久没有在一起吃过饭、没有说过贴心话都没关系,且让他们等着。相逢的人终会相逢,这是年华迟到的回信,但往往暂别就是永别。

央视有一则公益广告,讲的是一位母亲,一生都在等待。 儿子啊,等你长大考上大学,妈妈就享福了;等你大学毕业了,妈妈就享福了;等你结婚了,妈妈就享福了……

从盛年到迟暮,从青春貌美到白发苍苍,她一直在等,却始终没有等到所谓的享福。儿子一直向前奔跑,和母亲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哪怕只是抽一点点时间坐下来好好陪陪她,有耐心地跟她说说悄悄话。

世间所有的爱都指向团聚,唯有父母家人的爱指向别离。趁一切还来得及,有空常回家看看,让他们的目光多在你身上停留,而不是含着泪目送。一辈子不长,别让家人等太久。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卫生间漏水,数日后水势扩大,百查不知其因。请教物业,回答干脆:不归他管。建议去附近专业洁具店找办法。急忙上门求救,店主立马随我而至,从上水道进口,一路排摸至下水管道出口;从什么时候漏水,一直询问到每天漏几桶水。随后,又匍匐地面,耳贴地砖,专注倾听。终于,在期盼中开出“药方”:

“是管道老化,只能全部换新”。随后指示,明天上门抢修,今天从门口到卫生间,凡暗管所经处,家具全部移开,施工队开进来,凿墙装明管,明管从灶间的橱柜中穿过,不至难看。其言凿凿。

稍晚,妻子觉得不对,暗管改明管,凿墙挖地、大动干戈,岂不像装修新居?而且还是“弃暗投明”!于是,再查。她用手仔细摸遍卫生间最可能漏水的瓷盆,没有迹象。当摸至抽水马桶的水箱与马桶接口处,终于发现暗藏“敌情”,原来这儿有道极细裂缝,水就是这里漏出的。于是,把一个塑料桶置于其下,不劳师动众,不“一枪一弹”,就避免了一出即将开演的笑话。

敬礼 小区大门有个40多岁门卫,每天清晨,站得笔挺、脸带微笑,非常礼貌地向所有驶出小车敬礼。此礼与众不同,不只恭敬,而且十分标准。久了,我也点头回礼,不亦乐乎。

正巧,亲友单位要招保安,待遇好,我想给这门卫卫机会,特意下车与他聊聊:师傅,您是退役军人?他正看手机,不便立即回答。又问一遍,他继续看手机。估计这时他正处理事儿,仍顾不上回答。于是,耐心等待一二分钟。再问,师傅您……还没等我说完,他头也不抬地说:你是不是问路?去看前面的导向图吧。我急忙说,我是想问您是不是复员军人。这时,他抬起头,迅速瞄了我一眼,又低头看手机,反问道,我是不是复原军人和你有关系吗?

顿然醒悟,亲友单位招保安,与这门卫敬礼十分标准,有半毛钱关系吗?呜呼。

花店 卫零路有家花店,老板、老板娘都是原单位同事。偶然路过,进去聊聊,三句话离不开本行,谈的是鲜花市场行情和养花之道。他们畅谈美好前景,好像是花仙子,把我说得心动不已。

卫零路有家服装店,店老板、老板娘是原来花店的老板夫妇,他们见到我,就出口服装市场的状况,好像刚从“自贸区”采购回来,他们店里的服装极为合算,比对面那家百货大楼服装的性价比高多了。

卫零路有家皮鞋店,这家皮鞋店的老板娘就是原来服装店的老板娘。老板与老板娘不合拍,与她“拜拜”了。老板娘见到我,大谈她店里的皮鞋质量如何好,属于既舒服,又穿不坏的永久牌。这天,我还是忍而附和。商界“三年之痛,七年之痒”,更何况普通生意人?

夜光杯